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　卷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吴德潤

資治通鑑前編卷四

宋 金履祥 編

商王成湯

乙未十有八祀 大紀論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于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來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倘使人君

知此義而體之則亢原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王伐桀放之于南巢湯誓曰蔡氏曰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蔡氏曰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蔡氏曰亳邑之民安于湯之德政故不言夏氏之虐湯則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蔡氏曰湯又言夏王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皆怠于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吾寧與之俱亡若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所以必往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蔡氏曰禹之征苗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履祥按讀湯誓者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

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　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即獨夫矣豈獨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于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奚為後我觀成湯

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己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敝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它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遂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

聖人之意也

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臣名大戴作仲傀史記作中𦊆荀子作中蘬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趙臺卿曰即萊朱也誥告也周禮誥用之會同此告湯而亦曰誥唐孔氏謂仲虺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為軍地桀奔于此因以處之故曰放焉放伐之事終不若傳授之美而又湯始為之故自以為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為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

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此明上天立君之理也天生聰明以乂生民而桀以德昏墜民塗炭則不君矣故天生成湯以君之天乃錫王勇智者蓋氣化聚而生聖人聚清明之氣而使之智以無所不知聚剛厚之氣而使之勇以無所不能為也禹傳禪而湯征伐乃云纘禹舊服者禪繼征伐前後聖人但一公天下之心桀墜禹之緒而湯承之又率其所以紀綱天下之典是則湯之興所以繼禹也所以承上天君天下之責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

厥師上言民塗炭湯受纘服之命作之君也此言桀誣天命湯受爽師之命作之師也武王所謂作之君作之師是也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蓋假天以神其說以令於衆也大學所謂桀紂所令反其所好而民弗從者是也用爽厥師師衆也謂俾湯開明衆人之心也吳氏曰用爽厥師與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足滿也上文二節自理言之則湯固為所當為此章自勢言之則湯亦不得不為朱子嘗謂文武之勢當時亦住不得觀湯此時亦正如此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自此以下

二節因上文以述德言足聽聞之實也湯於一身無所私而惟與天下為公如此有如此心人孰不信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此亦承上文而言征伐一動而四面人心俱望王師之來則弔伐之事決不容已而嗚條之師至此終必為之也已上五節上明天命君師之理中明夏商疑忌之勢下明人心歸慕之極則湯不可不為亦不容不為矣此皆所以釋湯之慙也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此言命德討罪之責撥亂反正之規夏之末造簡賢附勢者既繁則公道晦蝕是非不明久矣命德討罪實在於湯鳴條之戰自不可已然又非可止於鳴條

之戰而遽已也此此章以上皆釋湯之辭此下皆勉湯之辭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夫仲虺方釋湯之慙而又勉其日新何也罪己責躬不可無亦不可長留在心為悔悔則不進矣然而又慮其自滿何也人之常情有所慙者固多自沮而謂無所慙者又多自滿防其自沮也故釋其慙而勉之防其已釋而自滿也故又戒之忠愛之深則周防之密湯固未必有是而仲虺之論亦不容疎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舉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民心所本具而不能自明故聖人建之以為準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即建中之綱目也立之義以制天下之事使萬物各得其時中至善之宜而無過不及立之禮以制天下之心使人心各循于規矩準繩之內而不偏不倚

綏制既立人心風俗已正雖傳之於後世固綽然有餘裕也豈有來世口實之憂哉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此承志自滿之意而言也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此總一篇之意以終之謹終惟始者謂勿失其不邇不殖改過寬仁之德德言來蘇之舊殖有禮覆昏暴謂益廣其顯遂兼攻凡撥亂反正之規欽崇天道即日新昭德之謂而以永保天命終篇首之意然則湯之得天下也固天命人心理勢不可不為之宜其為天子也亦有得失興亡不可不謹之慮此篇之意最為深密讀者詳之

王歸自夏誕告萬方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衷中也如六藝折衷于夫子之衷綏定也猷道也古文作繇蓋天以一理化生斯人舉凡人倫庶物莫不各有自然之中無過不及者付在人心故謂之降衷自其受于人心則謂之性自其達於事物之間莫不由之則謂之道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之則是也以降衷而言則固同此不偏不易之性以氣稟而言則不能無清濁淳駁之殊故必有任撫定之責以各使之安行於是者此所以為之君也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蓋綏猷之謂也蔡氏曰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

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猶稱夏王從其始也此聖人忠厚之意也此叙夏桀不克綏猷殘民之性非天所命為天所棄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自叙其受命之事元聖伊尹也湯類上帝興師而學者以稱王誓衆為諱湯以元聖稱伊尹學者不以伊尹為聖人夫不以成湯為王者避桀故爾不以伊尹為聖者避湯故爾此學者之病也程子有言聖人

自至公何避嫌之有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實之意謂上天之意信在於佑民故使罪人黜伏桀奔南巢也蓋上天為民之心無有僭差且以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此其心固昭然可見矣則夫兆民之衆天蓋信欲生殖之而不欲遏絶之也明矣蓋湯指天心之易見者以示人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承上文而言天意信在于民故黜夏而命我此其責亦重矣故惟恐其不足以當之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皆所以綏猷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簡如大閱簡車馬之簡萬方有罪蓋教之不豫養之不遂處之失宜皆不克綏猷也故曰在予一人朱子謂此意是湯見得此章尤見聖人正大光明之心公誠忠恕之道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實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昉乎此克綏厥猷惟后為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寧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玆朕未知獲戾而下欲然戒謹恐懼之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是乃所以綏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是其為書辭忱義密當為誥書第一與武城大不同也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作湯誓蔡氏曰以伊尹為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為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與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三朡國名今定陶其地也蔡氏曰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典寶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大坰即滎澤在衛州界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居民法焉馬氏曰咎單湯司空明居民之法也愚按二說皆因名生義俱不可考路史曰咎單臯陶之後咎讀作臯大紀曰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愚按商之為號久矣非至此而特建也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今世

有傳歸藏者言占筮吉凶之兆雖韻語而非古韻大率依說卦而記之及書傳所載筮語有薛氏敘述所以先坤之意以為立天之道先陰而後陽立地之道先柔而後剛立人之道先順而後義故歸藏先坤而後乾地道者元一之所藏妻道則父子君臣生焉坤道至順常靜而生曰無為者乃有為之母其說如此其書淺近若鄭漁仲則真以為古歸藏矣歸藏即今納甲歸魂等法古必有書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祀建大白乘大輅白馬黑首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

甲寅歷

履祥按建丑雖曰地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
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左氏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帝王世紀曰禹之時執玉
帛者萬國及夏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 史記曰還亳
作湯誥惟三月王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
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
立一作土索隱曰謂禹臯陶有功于人建立其後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
不以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索隱曰又誡諸侯汝為不道我則無令汝之在國 又曰湯封夏
之後至周封于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西令支應劭曰姓墨胎氏一作墨台路

史曰公劉爵世諸侯湯周之先其上冠公者始此必至商而爵為公也　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　左氏曰奚仲為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為湯左相　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國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釆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

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大紀書入商湯之紀今附於此以見成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大旱十有九祀大旱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荀子曰桀死于亭山淮南

子曰放之歷山注云歷陽之山路史曰放桀南巢三年死于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逭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建周曰玁狁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之苗裔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饘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 大紀曰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二十有二祀大旱二十有三祀大旱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包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說苑所載與此大同小異又東漢書注引帝王紀有剪髮斷爪已為犧牲之說外紀取之　淮南子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註曰桑山能興雲致雨　大紀曰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作雨歲則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史失之其盤銘曰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春秋傳疏曰湯樂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大旱禱於桑林之社而雨或遂以桑林名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濩別名無文可憑未能察也　愚按莊子云桑林之舞則桑林亦舞名也　公孫洪曰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　鼂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禮記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蔡邕曰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記疏曰夏末湯遭大旱

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春秋疏曰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王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為稷也

三

十祀王崩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當有而卒二字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之時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按外丙仲壬疑太丁之子　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為嫡子蚤卒有子曰太甲為世嫡孫以伊尹為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甲即位塟成湯於亳北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

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為敬宗尊祖且本支亂
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
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
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
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
弟為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
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
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
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
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
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
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
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
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
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
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

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比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戊申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今文尚書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乃明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朔則月不改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祠于先王殷禮蓋當喪即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玄王以下祗見厥祖奠于殯宮告即位也喪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故曰祗見

厥祖舊說謂先王即成湯則書辭為重復而喪莫亦不應言祠也侯甸羣后咸在孔氏曰在位次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孔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此言夏后氏之盛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此言夏桀之所以亡也造攻自鳴條者伐桀於鳴條之野朕哉自亳者哉始也始行天子之政于亳邑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此言成湯所以承天造攻哉自亳之事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此言太甲嗣位之初所以接續成湯之德正在此時也天子當喪雖未親政然愛親敬長此即所以立德之本自家而國而推之天下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唐孔氏曰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先敬其長推之以及遠即孝經所云愛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繼上章因言成湯之德所以至于有天下者亦先自親親長長諸事始所謂肇修人紀也人紀即人倫謂之綱則舉其倫之大謂之紀則又盡其事之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則順古今之善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則盡上下之道與人不求備則容衆檢身若不及則日

新凡此亦皆愛敬之推積德累行以至于有萬邦此豈易事也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上文言創業之事此又言垂統之道以警太甲也太甲上繼先王之德必戒一已之病其病安在先王所戒詳矣昔先王求哲人以輔後嗣而又制官刑以警有位然其為戒則亦言言藥石人主尤不可忽也故因舉以戒太甲禹官刑之儆隔句韻語末句箴體此成湯所作以箴有國家者

常使人誦之也殉隨死之謂殉謂其以身發財忘生縱慾也比頑童與遠耆德相反謂媟近頑冥少年之人國語史伯常譏幽王近頑童窮固注謂童昏窮陋之人也卿士有家邦君有國有一于此足以致喪亡而況于天子乎其責尤重而迹尤危矣其訓于蒙士蓋古人有國家者常使瞽誦詩工誦箴諫蒙即矇也謂使蒙士誦之以為戒也或云自其為童蒙之初固已訓之以此蓋養正於初也此伊尹所即之以告幼君也此已防其縱慾之漸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此承上文官刑之戒使之敬身而念之也聖人謨訓固多廣大深妙之理若此官刑之訓則其嘉言甚明白易知易行王所當念初非高遠難行之說也凡此皆誘掖幼主之辭防其顛覆之行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上文嘗言皇天假手代夏之事矣太甲嗣湯正當天命方新之際伊尹深恐其有所倚恃也故言惟上帝不常作善則凡福祥皆應之作不善則凡殃禍皆應之天命不可恃也恐太甲以湯德至大小善無益而弗為也故又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恐太甲以十愆之戒為小節無傷而弗去也故又曰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所以申愛親敬長終四海十愆有一必喪亡之說也大抵德雖小而意所趨者善故其效積至於萬邦惟慶不德雖小而意之所趨者惡其效終至於墜厥宗伊尹誘掖太甲之意可謂耳而引之然亦理固爾也　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王徂桐宮居憂書太甲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謂不順伊尹之言也阿即保也衡平也商尊伊尹為保衡猶周尊太公為尚父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君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顧孔氏曰常目在之朱子取之明命天之所以予我者即所謂明德也顧諟明命謂常管顧吾心之天理勿使為人欲所昏也西邑夏夏都安邑商居商亳視夏為西也自君有終漢孔氏以來皆作自周有終予王子謂周當作君　按古文君作商與周相似故誤之也清霞經說亦作君太甲之心為人欲所昏不能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之先王常存省此天理炯然在中對越天

地鬼神遂為天所命尹於其時亦得以左右厥辟安定師衆之民則是成湯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安民之事皆尹親之又恐太甲以天下之事恃有伊尹不復省也故又言夏之先君克終其責則其相亦得以終其責其後嗣王罔克有終則相亦不得終其責蓋天下之本在君雖有賢相若其本既撥則相亦末如之何矣此所以警太甲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昧爽明謂夜而初明之時丕顯者此心之清明發達不可遏也此即先王顧諟之功也日出曰旦坐以待旦須明行之也前篇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此曰旁求

俊彥啓廸後人成湯所求之賢孰有大于伊尹所以訖孫者亦孰有加於伊尹此言若伊尹自指者蓋嗣王不惠阿衡惟肅罔念此必其不知以伊尹言為重也故尹言此且繼之曰無越厥命以自覆則不可失先王託孤之命以自顛覆也太甲之失必在驕侈故戒之曰謹乃儉德必苟目前故曰惟懷永圖其為事也必輕發故又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虞虞人掌射獵者也機弩牙也張漢書所謂蹶張往將發矢也括于度況存中曰頃海州人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筭家句股法以度高深書往省括于度疑此乃度也欽厥止謂凡未接物之時此心須存敬畏此即顧諟不顯之法若其行事則一循乃祖之迹勿妄為以顛覆之也然亦惟欽則能率乃祖攸行爾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伊尹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葢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太甲顛覆非必稟賦之不善也其為不義習而熟之則若性自然矣此不可不慮也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伊尹嘗見夏桀之為弗順矣今又見太甲所為不順覆亡之事豈可常見哉古者天子居憂則在梁闇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宫中有與之習者入其貴為天子心必有所恃而驕也故伊尹營桐宫以處之桐葢湯墓地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毋俾世迷勿使之終身迷也

慮蕭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允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亦窮矣只得以桐宫為訓至於用此

亦大臣之不幸也

二祀王在桐宫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太甲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伊尹奉迎太甲之辭本謂民不可無君耳而對舉君民相須之義蓋言言警戒也已上皆伊尹慶懌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

德圖惟厥終不明于德謂不知有此心之天理此正與顛諟丕顯相反也底致也類肖也度者心之則禮者事之制欲者情之流縱者事之放也速戾謂自招放廢也孽災也太甲自述其受病之原惟不知有此天理是以自致其身於不肖而惟欲縱之狥以敗禮度自速放廢昔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所以為後人者俱有禮度惟太甲縱欲是以敗之觀此一節則太甲顛覆之由放廢之事怨艾之實求誨之眞克終之美俱在言意之間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

休無斁太甲一節顛覆今雖自悔豈能遠孚於天下亦惟反求諸身自修而已自修之實苟至則實德自協于民心昔先王一意愛民視之如子此其實意故民悅服于下而鄰國之民亦戴之知其來則必有安無危此其允德之協于下也太甲既自知受病之源自戒既往之失但懋乃德視乃厥祖勿一時怠豫可矣不必他求也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驕悖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視不敬於媟近則明無不見聽不敝于邪佞則聰無不聞蓋所見遠大所聽德言則聰明日開也此四言者尤羣言之要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三者皆無常而皆不能外乎德敬與誠分言者誠則真實之意而敬則加謹畏所以事天也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天位艱哉承上文無常者而言也德即敬仁誠之謂德惟治也而與之同道者無不興否德亂也而與之同事者罔不亡治言道順理而行者也亂言事則悖道之為也然道無終窮安保其不與之異事機無極又安保其不與之同故必終始常慎其所與同者則惟明明之君能之一有不明則照察不及即有與治道異與亂事同而不自知者矣此所以君心常欲其明而不可有一息之昏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此指明明之的亦惟時時懋敬其德而已其極至於克配上帝則天之親之民懷神享不在言矣今王嗣令緒監茲則勉其與治同道之實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

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伊尹言成湯盛德配天之盛又恐太甲或憚其高而難及或怨于近而躐等故又言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先於民事切近而加之意知天位之艱難而謹其身然欲謹於終必自始而謹之此皆為之有本行之有漸者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又勉以聽言之道也亦自下自邇之事逆心之言不可以其戾于己而不聽也必求諸道合于道則忠言也遜志之言不可以其順己而輕信也必求諸非道非道則諛言也蓋天下之言不一逆心之言雖未必皆道也但忠言多逆必先以道求之遜志之言亦未必皆非道也但諛言多甘必先以非道求之若逆心而先以為悖遜志而即以為善則逆忠聽佞多自是始矣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先王之道固不

可遽進其進之必自下自邇然亦不可不勇進蓋不思則何以得不為則何以成弗慮胡獲致知之事也弗為胡成力行之事也元良大善也德如先王則大善矣則人元良萬邦之所以正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凡又戒其與治同道之反亦因聽言而及之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使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為至治但恐為辯言所惑輕有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然伊尹為是言以勉其君也而及為臣之事何也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之奉君一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狗苟從以為固位之謀者或無所不至矣故伊尹之言亦萬世君臣之大戒也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

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艾音乂說文芟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朱子曰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皇王大紀繫之七祀甲寅經世以返政即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接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言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為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係諸此　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

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丁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昔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 咸有一德篇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太甲既以克終厥德但能有常而不變則進修功效自是生矣故伊尹告歸有一德之誥焉諶信也言商受命方新而難信蓋其眷命靡常也常厥德常即一也常厥德則能保厥位而不常者必亡此則天理之必可信者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朱子曰庸常皆一也此章言桀以不一而亡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一者有常不變之謂即誠敬之意也湯以元聖稱伊尹而尹於此乃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尹德所到可知且湯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此先己後湯蓋其眞竊工夫所自得之妙直以告太甲不避其辭之直也孟子言伊尹不有天下相湯以王于天下尹湯同德而受天命聖賢於此以德言不以位言也伊尹聖之任氣象又可見矣此章言商以一德而興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上文言桀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此總結之以警太甲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者振作精明之謂然必終始惟一接續不已則其德日新伊尹嘗言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顯而此又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聖人心境工夫於此可見矣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篇首言尹湯咸有一德上文既勉太甲以君之一德故此又論臣之當有一德也官百官也左右輔相也賢有德材有能其人則通聖賢而為言也大抵任用庶官惟當擇其賢才左右輔相又惟當得其人而任之蓋輔相之職此聖賢之職任不止於賢且材也四為字皆從去聲大抵為臣之任其為上也為輔其德耳而非為君身之嗜好從欲也其為下也為利其民耳而非為一身之利祿妻孥也此臣之一德也其難其慎謂君臣相遇之難則當謹審所任也惟和惟一謂君臣協和為貴則當咸有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惟師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此論人君修德擇善至一德而中也德指行而言善指理而言一指心而言師法也善是也常定也協如國語司民協孫終司徒協旅之協蓋參會考比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也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定之師惟在於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也而隨時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又在於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為或勤勞在我不可拘一定之法必擇其善者從之所謂審其是也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施之彼時則為是而施之此時則為否均一節也或用之此事則為非而用之彼事則為是者此古語所謂移是聖門所謂時中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擇而無差也哉　廣漢張氏曰書自危微精一數語外惟此四言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耳朱子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

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此由一德而推言其政化之效以申常德保位之語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毋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又發明餘意警戒以終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即前可以知後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即小可以知大君民理本相須人主不可有自大而狹小他人之心一有是心則人有不得自輸其情者矣夫人一有不得自輸其情則上不盡下下不親上而事不行矣人主誰與成其功哉伊尹素志視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故今所以告君者又若此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

語者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惟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為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為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興二三所以致興亡于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小大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為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

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寀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甲子十有七祀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辛巳沃丁元祀八祀伊尹薨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

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薛氏曰湯冢去亳三里東丘西北有伊尹墳去亳十里 孔氏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禮

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愚按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然唐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

子王子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

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畧無沮懾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厚重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

自任也況餘人哉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庚戌太庚元祀

履祥按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一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襲諸弟子或爭立遂啓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弟以為高

甲子十有五祀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小甲元祀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壬辰雍己元祀三祀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朝 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唐孔氏曰大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甲辰中宗大戊元祀亳有祥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孔氏曰贊告也　愚謂如益贊于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　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伊陟者伊尹之子雜書言伊尹有二子巫咸臣姓名言天者謂殷宣夜之法巫咸為之大紀取巫咸占繫之太戊紀以實之　按書稱巫咸乂王家不在格帝之列後漢天文志言湯有巫咸不言太戊楚詞又有巫咸豈名氏偶同或此巫氏彼巫官與故大紀所書今不敢取　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

三祀諸侯畢朝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

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世紀曰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甲子二十有一祀

史記曰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其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新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爭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太戊皆有明德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己未仲丁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運卦節歲卦明夷政戊午而中宗崩己未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于

𨛫

甲子六祀遷于𨛫 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甲子之紀祀氏世常歲升蒙 書序曰仲丁遷于𨛫作仲丁𨛫史記作隞今河南敖倉在孟州河陰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壬申外壬元祀十有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河亶甲元祀徙居相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相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史記曰河亶甲時殷復衰

丙申祖乙元祀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經世曰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 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

天下太和 祝氏經世觧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十有九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也

祀王崩子祖辛踐位周書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史記曰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

乙卯祖辛元祀甲子十祀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沃甲元祀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祖丁元祀甲子二十有九祀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南庚元祀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陽甲元祀太史公曰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

莫朝胡氏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　經世曰陽甲立諸侯不朝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子盤庚元祀遷於殷改號曰殷經世曰盤庚立復歸於亳改號曰殷

盤庚上篇曰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殷在河南偃師所謂亳殷蓋西亳也遷于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此盤庚諭民之大旨也籲呼也衆慼民之以遷爲憂者也五邦亳囂相耿邢也史記經世皆謂盤庚自五遷者蓋信書序之誤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櫱芽也新邑殷也大意謂自我先王祖乙圮耿既來遷于茲舊邑矣重念我民又懼蕩析之患不可使之盡墊溺以死又其土俗不美不能胥與以正而生此所以必遷之意而卜以稽之所言亦如我意則天意可知矣昔先王凡有事爲無不謹承天命猶不能長安於一邦不常其意者至今凡五遷矣今不承前日先王之事去患即安則罔知上天之斷絕我命矣況能從先王之大功烈乎若我商家猶有生意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殷新邑於以紹復先王之大業而底綏四方乎蓋殷與亳皆在河南爲天下中而京師者四方之本故云然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

箴上文喻民之辭明矣然所顯衆慼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誅之其有苦于蕩析而言遷者則又在位者箴之故盤庚於此謂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蓋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曰遷都規模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衆羣臣也汝猷黜乃心者此藥羣臣心術之病無傲者警羣臣氣習之悍從康者則謂其不遷之情也此二語一書之綱領蓋自沃丁來比九世亂其羣臣故家習為驕蹇不恭王事又利頻河之地沃饒自豐此二語蓋正其本爾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氏曰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

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故民用大變此所謂舊人蓋世族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蔡氏曰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聒聒多言以罔衆聽凡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耳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網舉則目張以喻下從上申前傲上之戒力穡則有獲喻勞遷永逸申前從康之戒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

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中前然乃心之戒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當時在位之臣其婚姻僚友皆富家巨室也古膏腴之地擅貨寶之饒享安居觀游之樂在位之臣顧婚友之利而忘蕩析之民以故唱為異議而不之遷焉抑不思大水時至都邑淪流人民漂沒而爾之婚姻僚友其將焉往故必然爾重遷之心而以計安斯民為心都邑既定百姓安居則爾之婚姻僚友亦得以同其樂矣其可棄于私愛而第為目前計哉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也昬強也當作敃蔡氏曰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農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蔡氏曰奉承恫痛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于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燄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申言儆上之禍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蔡氏曰遲任古之賢人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　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

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于世臣舊家云爾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蔡氏曰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愚按非罰非所當罰德恩也非德非所當恩賞者也盤庚于世家舊臣固不敢動用非罰矣但其善者則用之而不掩其不善者乃先王之所必罰則亦不敢動用非德恩非所當恩也人主用捨體神聖之災福如何爾至篇末皆此意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

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蔡氏曰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小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此承上文之意謂不論遠近親疏用罪則伐之至於死非可輕用也用德則彰其善而已非可以不善而倖恩也故邦之臧則惟汝衆之善邦之不臧則我一人之失罰蓋可罰而不罰也然則我亦將有不可不罰者矣故下文有罰及爾身弗可悔之戒凡爾衆其惟致告自

今致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總篇內傲康險膚浮言之戒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王庭行次之庭猶今云行宮周禮梐枑再重東宮轃門商制又簡質於此咸造勿褻氣象可想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保衛也胥慼相與憂其所憂也浮先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一篇大意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言上天降監于殷代有河決之患先王不敢懷居其所以遷者無非體民所利此爾民所聞也何不思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承順也俾使之遷也康共康寧之樂上下同之也籲口所告懷心所思也謂今日非以遷汝為罰所以區區惟新邑是圖者亦惟爾民之故去危就安將以大適爾之志耳此節言君之體民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罔謂思慮之勞也既不知體君心之勞又不直以所疑告於上祇自取窮苦何由自解今已遷從半塗若次且不行如乘舟弗濟自敗腐其所載之物矣故遷從之忱不續又復淪胥以敗耳有今謂但為一時之計罔後謂不為後日之謂何以續生理于地上乎此章言民不體君祇以自誤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一專意于遷無有二志無復動于浮言以自斃也遷從之時人心渙散姦宄之人易以投隙因汝遷從之勞迓汝以不遷之見則生理滅矣故我之勉爾所以迓續乃命于天也進爾告之惟懷念爾故如此　按此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

意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陳久也謂不遷也崇厚也此節言君不體民之罪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爽亂也迪猶啓告也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害也汝有害政之念則在爾心月而先后祖父已得而罰之所謂思慮一啓鬼神已知者也此節言君民相體之義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

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畏以讋之然福善禍淫理蓋如此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　按漢石經弗祥作不祥蓋古文尚書凡弗不皆作弗不字本平聲今讀入聲亦當音弗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尚書猷念作繇古字猷攸通用猷念所念耳分石經作比設中石經作翕中于義為長此節勉其體君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之際服食器用子女臣妾皆竊道路不善不道之人易為姦宄盜竊之行此不可不防故痛讋之　按左氏引此文大同小異稱盤庚之誥然則今書篇

曰逸之誥二字爾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下

篇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毋戲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朱子謂書傳所云百姓多謂庶民非謂百官族姓也此篇凡二章前章告民後章告臣罔罪爾衆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

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依大

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

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

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謂今日之遷亦天意將復我祖德以治我王家而我及奉承之耳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蔡氏曰沖童弔至由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盖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微情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業以興大事以定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鮮矣其賢矣哉愚按此章以上喻民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殷制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所以謂之邦

伯此章以下喻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蔡氏曰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式敬也敷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 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

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　世紀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来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　唐孔氏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者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寛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　按孔傳之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災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氏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輒誤也　愚按鄭氏博極古書當必有据意者陽甲之世盤庚相之嘗議遷矣而陽甲卒不果故盤庚立遂決遷焉至謂上篇作于陽甲之世則誤爾　蘇氏曰民不悦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

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衆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大紀論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為而縱之則不可以為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為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為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

之仪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為戒五也叙歆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嘗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衰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　子王子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為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固沃壤廹臨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繁庶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豊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為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圮時壞而不悔者正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

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為已利也為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民何敢逆君命而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為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藹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甲子二十有五祀

二十有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戊辰小辛元祀史記曰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如此則盤庚之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二十有一

祀王崩弟小乙立

己丑小乙元祀甲寅二十有六祀豳亶父遷于岐改號曰周

按遷岐之事據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然皆年數促數該事不伸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載太丁歷年良久與經世歷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蓋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年　按詩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姜之年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云帝省其山斯拔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太伯王季爾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文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今從之

世本曰公劉詳見夏紀慶節史記曰慶節居豳皇僕差

弗僞榆史記作毀隃公非辟方史記缺辟方皇甫氏謂公非字辟方者非高圉國語

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

侯牟 史記缺皇甫氏云高圉字者非

亞圉 左傳注高圉亞圉受殷錫命

雲都 史記缺皇甫氏以為亞圉字者非漢書表云亞圉弟索隱曰上云辟方侯牟亦皆二人之名

太公組紺 史記作公叔祖類世表作祖類皇甫氏云公祖一名組紺

諸盩 史記缺路史號太公

亶父 號古公武王追王太王

履祥按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辯路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詩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爾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聖賢

之君十五作
而至文王乎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莊子與此文大同小異至史記吳越春秋所記文滋不及矣　又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大雅綿之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集傳曰民周人也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

王馬陶窰竈復重窰穴土室也豳地近西戎而土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爪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時而後大也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集傳曰走馬避狄難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集傳曰周地名在岐山之南膴膴肥美貌堇烏頭荼苦菜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太王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

西徂東周爰執事集傳曰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宣布散而居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板以載作廟翼翼集傳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板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翼翼嚴正也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集傳曰捄盛土于器也陾陾眾也度投土于版也薨薨眾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墻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居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弗能止也迺立皐門皐

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集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焉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皇矣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集傳曰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

地與太王為居宅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集傳曰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集傳曰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兄謂太伯也言帝省其山而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太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而不反太王歿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故又特言王季之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于勉强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史記曰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韋昭曰太姜太王之妃王季之母姜女也有逢伯陵之後也　雍錄曰邠在岐

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西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此周公采邑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資治通鑑前編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卷五

宋 金履祥 編

殷高宗武丁

丁巳元祀王宅憂甘盤為相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經世曰高宗踐位甘盤為相

履祥按高宗自謂舊學于甘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甘盤然則高宗新政蓋甘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於冢宰以有甘盤為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為太子

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舉其聽達于神明葢學于甘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蹈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傅說而相之云

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傳說以為相總百官資學于說說命上篇曰王宅憂亮隂亮隂當作梁闇天子居喪之次也古者諸侯大夫士遭喪居倚廬倚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大夫士不障諸侯加圍障然則天子則又加梁楣故謂之梁闇與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為過于禮故諫之其謂之明

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曰明哲然知之固貴于行之也故曰實作則天子君天下百官所承式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天資明哲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賢相傳之的所以不輕于作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為學工夫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思道者思想此道為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所以心無異念純乎誠敬故夢帝賚于良弼此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動乎四體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虞虢之間地名傅險澗水壞道常役胥靡刑人築之說貧代其築形

與所夢者類說名也不知其姓蓋以地為氏云

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

蔡氏曰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也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愚按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主忽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於任人則悉以事任委之而自處于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修事理未徹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威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亂無他不以身心為急也管仲姚宋亦昧所本雖以語此高宗得傅說為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誨反覆委諭拳于沃　命之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為高宗之知所本也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命說之辭也三節託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工夫固至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心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蓋思而有所未通自以為鈍而資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蓋思而未能遠至自以為險而資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雖有得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此高宗用工之辭非泛喻也故總以啓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溉滋長之妙也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謂言不

直則已之宿疾不除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遂也此皆用工之辭非尋常語惟曁以下則期其成功以終之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

高宗命說之辭皆曾用功之語言之痛切而說之復王其辭反若緩而不切者此必有見于高宗之病矣高宗雖舊學終見未徹視羣臣又非甘盤之比雖有言高宗亦未敢深伏也故常反求諸已而思之其病在於求諸獨而畧於人說知君心之病如此而已之言可以朝暮入不必遽數之也故且以從諫箴高宗以聖期高宗此病既除言則必行其資必可以聖其他皆不遺餘力矣

中篇曰

中篇傅說承總屬之命故陳立政之要下篇傅說承資學之命故陳為學之方

惟說命總百官

命之以總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固在于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

君命相因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於冢宰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篇多以惟起語古人歷舉之辭也建邦則立后王君公設都則有大夫師長非富貴安榮其身皆所以治民耳此天道也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在君君則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為臣民之標表而其源則又在天天又君之法式也聰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非察善惡用捨賞罰一惟是理之公而私意不與存焉此人主所以憲天之聰明也下文所叙皆憲天聰明之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

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輕則起羞辱之應阻兵之機萌則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所以褒善不可輕畀也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亦已褻矣干戈所以討亂不可輕動也於在躬之時則謹之已命將出師雖反之亦已黷矣此四者皆政令刑賞之大者故王能戒此則允茲克明矣然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益慮其輕於用兵也其後鬼方荊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益先見之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皆聰明憲天之事上文既言承以大夫師長雖其本原在君心之標表而擇官亦不可不謹蔡氏曰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官則六卿百執事爵則公卿大夫士也賢能所以治私昵惡德所以亂吳氏曰惡德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者理之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而後可動動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傅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言要而功同知道者當默會于此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此承慮善而言也事會無窮隨時取中得其善而自滿則善不繼矣舉事之善固貴惟時然事無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啓寵亦一不善之動也過未善也還其未善以從善斯得矣恥過而遂非則惡矣故兼戒之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居處也止於善之謂也政事而各處其當則或事醇美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亦未盡善之事高宗于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祇所以為褻非盡善中節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哉嘆其言之有味也說之言自他人觀之若散而無統惟高宗善思故知其味也服行也謂惟其言是行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又贊其行也謂凡得于言非難行于身者為難今王信而欲行之則不難矣信能行之則必允協于先王成德矣惟說不言有厥咎則又將告之也廣漢張氏謂高宗知之之工已至故說以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告之若君非高宗則說必先以致知告之矣

前儒疑說命中篇羣言無統必有錯簡

意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語耳以令觀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其賢為一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為要自慮善以動至事神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時中之學也二者真要旨微言而歷舉庶事以為目耳傅說之言真有旨哉

下篇

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蘇氏謂遯于荒野以下謂甘盤也朱子初嘗取其說蔡氏據國語謂宅河徂亳商高宗自謂也然據君奭則甘盤嘗為相蓋甘盤舊臣相武丁于初年其後復政引退再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自河徂亳老于采邑也此言為學之始與廢學之因朱子曰不知甘盤何人所學何事書史不傳惜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此高宗資學于傅說也范氏曰作酒者麴多則苦糵多則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愚謂斆學之道貴擇乎中微過不及則學術自是偏矣非聖賢之學也交修亦兩使適中之謂也然麴苦糵甘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超麴糵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羹而羹之味則超鹽梅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之

說曰王林氏句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求多聞時惟建事此學于往行也學古訓乃有獲此學于前言也所謂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也總之曰事不師古以不學前言往行則不能長世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論為學

之道也學記作敬遜務時敏其說允備朱子曰遜志者遜順其志猶云低心下意入事理之中細思之也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高氣不伏者忽不加思悠悠度時者或作或輟則其修不來矣故遜志務時敏為學之道惟此二端厥修之業所以來也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矣積者來之多也然王者之學位居人上亦必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其初學之者半也既學而推以教人發明日熟溫故知新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自學終之教人無非為學自始至終常常于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古來論學自傅說始工夫極為精密履祥按斆學半之云自學記即以為教學相長此朱子之說所由本而子王子以為此章方言為學未及教人也履祥竊謂高宗恭默思道其舊學必有懸虛過高之病巨川大旱之喻險竭可知所謂

思而不學則殆者歟故交修之喻欲求適中而傳說導之辛既乎實不過前言往行遜志時敏以求之講明精察義理充滿至于道積厥躬可謂盛矣然舊學之功亦不可謂無助昔朱子嘗謂高宗舊學甘盤不知甘盤何如人其所學何學履祥謂高宗恭默思道之功蓋得諸甘盤之所教但于稽古講明格至之學尚欠故未圓成耳此所謂斅學之半也是以傅說于其學問充積之後又欲其接續舊學之思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念則思也思學之功交修並進思而學則所思者益實學而思則所學者益妙厥德之修至于罔覺蓋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矣子王子曰遜志則有細察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細察無間斷中得之大凡工夫細察者則有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粗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二端交修之良方也

監于王成憲其永無愆　先王成憲前聖所以經緯天下事物者也上文

之學造其理也此復其事也學至于監成憲能與之合則無愆矣孟子所謂先聖後聖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則皆至此地位者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蔡氏曰進賢雖大臣事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仰望也四海皆仰朕德不可無以應之傅說布其風教然必輔吾德以至于聖則始可以厭滿人心之望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官稱也上言良臣惟聖故取保衡堯舜其君之

志以勉之上言四海時乃風故引一夫不獲之慊以勉之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君臣相遇最難此高宗所以相期之大傅說亦不容不自任矣克紹乃辟于先王終良臣惟聖之意永綏民終時乃風之意

甲子八祀三十有二祀伐鬼方按皇極經世國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三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卦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傳曰九三當既

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言憊以見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無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民也

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王又已出于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正固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不能濟有悔者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動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

之道當正固如是 愚按殷自中微戎狄為患當是時古公亦方為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鬼方之伐至于三年其勢又可知也非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讙用兵於既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傅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傅說以之

殷武篇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集傳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荆楚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集傳曰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式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集傳曰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集傳曰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集傳曰商邑王

都也翼翼整勑貌極表也赫赫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集傳曰景山名商所都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應祚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叙其伐荆楚之功則當特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州内之夷狄一出遮陵則北撼中

州東瞯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泰人恃力亦足以制楚益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爾然則荆可以持豫瞯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無逸篇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禮記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

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集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後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集傳曰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令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集傳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交龍之旂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邦畿千

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集傳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集傳曰假與格同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同義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履祥按玄鳥之詩蓋大祫始祔高宗之詩也

丙辰祖庚元祀三祀祀高宗據大紀係玄鳥殷武之詩於三祀以為祀高宗今據史記附高宗彤日

書曰高宗彤日越有雊雉蓋高宗之廟彤祭之日有雊雉之異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

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王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言祖宗莫非天之嗣王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履祥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己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己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說而無曰祖己云者又凡

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遺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于繹也夏曰腹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于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于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交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癸亥祖甲元祀甲子二祀庚寅二

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子昌大明之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集傳曰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集傳曰小心翼翼敬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晉胥臣曰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韋昭曰豕牢廁也少溲便也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　史記本紀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

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世家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愚按太伯之賢不下于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改卜耳　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集註曰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或問曰讓之為德既美矣至于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所讓大矣而又

能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履祥按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志況前日猶能棄國于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夫一亡公子而足以有國況因周邦之舊而為之他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遜也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遜謂終以天下遜也路史謂太伯遜以與王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葢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之

三十有三祀王崩子廩辛踐位 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康成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也 蔡氏曰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 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

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丙申

廩辛元祀六祀王崩弟庚丁立壬寅庚丁元祀二十有一祀王崩子武乙踐位癸亥武乙元祀甲子二祀遷都河北經世附即位之年大紀係甲子河北朝歌今衛州朝歌縣四祀王崩子太丁踐位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丁卯太丁元祀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三祀王崩子帝乙踐位庚午帝乙元祀周

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為牧師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命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大紀曰太丁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外紀同

履祥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具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歷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

之

爾

七祀周公季歷甍大紀曰壽百歲子昌嗣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也愚按八士南宫氏而下文又曰南宫當考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宫韋昭曰南宫适也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韋昭曰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别録曰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周召與語賢之告于文王親迎之

以為公卿封於長子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壬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生子發

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周禮食劑視春時羹劑視夏時醬劑視秋時飲劑視冬時寒暖之節此類是也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大紀曰昌為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太興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

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帥西伯事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再飯次曰旦旦師於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商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盡道於宮壼化行乎天下為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删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　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葢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幽閒貞靜之德作關雎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葢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

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作葛覃文王當朝會征伐之時或羑里拘幽之日后妃思念之作卷耳后妃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作樛木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衆妾歌之作螽斯此五詩者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恵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齊家之效也至於桃夭兎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

其亦誤矣

右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説云爾一洗衛宏詩序之訛陋矣履祥按墨子書曰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

中授之政西土服此事于兎罝之詩辭意最為脗合
計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赳赳約也與糾
同為諧聲夫罝兎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
所約束之度此閎夭太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所以
取之也白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皆以是觀之
況文王之取人乎閎夭太顛為文王奔走疏附禦侮
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
哉其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與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逸周書曰文王五祀西距昆夷
備玁狁誅武以昭威懷　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　但采薇出車諸詩集
傳以為時世不可考今不敢從衛序

三十有七祀王崩

子辛立是為紂呂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
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　史記曰帝乙長

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妾生微子仲衍為后而生紂乙及后以啓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

大紀論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于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人命所係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也泥于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知此道商之卜世猶

未可知矣

丁未紂辛元祀

史記曰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大紀曰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乞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六祀西伯初禴于畢

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八祀伐有蘇獲妲已嬖之

國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妲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史記曰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愛妲已妲已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在今朝歌城

中而盈鉅橋之粟許氏曰鉅鹿水之大橋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大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有瓊臺瑶宮瓊室玉門建大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為百有二十日為長夜之飲設肉林酒池糟丘百姓嗟怨諸侯背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作炮烙之刑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

十有一祀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於羑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地里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又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

於羑里　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伊川程子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徐仲車曰退之琴操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

易大傳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曰大傳言河出圖聖人則之又言包犧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大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黙契于心矣雖其見于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于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蔽之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可見其真不妄矣　履祥按大傳包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其意謂伏羲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圖出始知包犧已重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因明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文

在其中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方位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卦而後定吉凶耳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況周官明言三易其别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為此說也

又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朱子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兑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兑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兑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也　邵子曰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兑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兑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又曰乾坤定上

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也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履祥按子王舊說謂先天圓圖自震至乾謂之數往而左方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前而後以下轉謂之順自巽至坤謂之知來而右方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後而前以下轉謂之逆然總一圖以序造化之運則自震四之復歷離兌之交以至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之姤歷坎艮之交以至坤八之坤而復生則其運皆當如右方之逆數耳此說雖與邵子朱子不同而按圖差易見今從之

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朱子曰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

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此言文王蒙難于羑里而作易其為人心慮者如此又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恩按此說經者之辭朱子謂多未詳者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又曰至哉文王之

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 邵子曰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陰純陽也故當不用之位也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為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又曰坤統三女於西

南乾統三男於東北又曰震兑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為之說曰震東兑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為先而位乎左隂主退故以少為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為用事之卦然震兑始而坎離終震兑輕而坎離重也乾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而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易上篇曰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也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
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需有孚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師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
後夫凶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履虎尾不咥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大有元亨謙亨君子有
終豫利建侯行師隨元亨利貞无咎蠱元亨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噬嗑亨利用獄賁亨小利有攸往剝不利有攸往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曰咸亨利貞取女吉恒亨旡咎利貞利有攸往遯亨小利貞大壯利貞晉康侯用錫

馬蕃庶晝日三接明夷利艱貞家人利女貞睽小事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解利西南无所往
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夬揚于
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姤女壯勿
用取女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困亨貞大人吉
无咎有言不信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

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鼎
元吉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艮其
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歸
妹征凶无攸利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旅小亨旅貞
吉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兊亨利貞渙亨王假有
廟利涉大川利貞節亨苦節不可貞中孚豚魚吉利涉
大川利貞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
不宜上宜下大吉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未濟亨小

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此皆文王所繫之辭所謂彖辭也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于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于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

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乾始于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神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差互對待相為意義卽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排一諸圖即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

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為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為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為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圓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為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閒火金之閒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壯為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坤在其閒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

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后木氣發而為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道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者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者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為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于卦則兩兩

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竝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變卦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耦八象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象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為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

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于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盛闔世運伏羲先天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槩可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

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者于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大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國中珍寶良馬使閎夭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 按諸家之說不一

亦多淺陋惟大紀所載於事勢為當今從之　大紀論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為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為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帝而謂文王為之甚哉　史記曰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　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前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西伯得呂尚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說苑曰太公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東方朔又謂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蓋歸周二年而為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一兵法首載尤淺而史記又謂文王囚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今以孟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為正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於郢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集傳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援言舍此而取彼也歆羨言肆情以狥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盖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集傳曰京周京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

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丁陵飲水于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都焉所謂郢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京北府咸陽縣

履祥按逸周書有宅程之事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孟子所謂畢郢郢即程古文通或字誤也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史記殷本紀作飢徐廣曰一作阢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邑告紂之辭于伐耆之下則是非

甲子十有八祀西伯伐邘徐廣曰邘城在野王縣西北大傳作于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皇矣之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集傳曰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二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集傳

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左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大紀曰崇侯虎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衷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伯伐之進軍其城下崇侯固三旬猶不降順西伯勒兵攻滅之

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集傳曰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今在鄠縣杜陵西南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集傳曰王后亦指文王言也言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

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修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集傳曰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履祥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西伯立靈臺禮疏曰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十六也　周易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詩靈臺之篇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

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文王

之為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益為是也辟廱有二說一則莊子諸書謂文王作辟廱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學之名後遂為天子之學據詩意當是樂名然古人立學多以樂教豈以其教辟廱之樂故以辟廱名所教之學立學名瞽宗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義也靈臺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之德多從追王之辭也　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鄠縣豐水出終南山豐谷自鄠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入于渭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在今鄠縣靈臺靈沼靈囿皆屬其地唐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是為武王大紀曰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

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薨塟于畢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丁卯二十有一祀

周西伯發元年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槩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没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令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

取信于書可矣大紀意同

二十有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姜賢立未嘗侍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　自史記世家

稱呂望窮困年老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然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三十有

一祀西伯東觀兵

史記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是時諸侯皆叛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天命未也乃還師大紀曰先是亳有雀生鸇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咸振名昌紂愈益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葅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嘗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囿圃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大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

殷人大震西伯戡黎篇曰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蔡氏曰書中無戡黎之事史氏特摽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祖伊祖己之後也自其邑奔走告紂也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格人猶言至人謂諸賢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既淫戲自絕于天故天之所以棄我商者以不安養其民以不虞度義理以不循典章也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大命所謂天命者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言民苦紂之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乎受大命者何不至乎蓋殷民已望周師弔伐之來矣今王其如台言紂不復可君我也

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紂為天人所棄聞諫不悔猶自謂有生之初受命於天非人所能絕也泰誓所云謂己有天命是也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參列也祖伊不更進言歸而私議之益見紂不復可諫矣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蔡氏曰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女所為之事其能免戮于商邦乎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于殷之語而人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于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子王

子曰祖己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牀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兾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廹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于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絶未絶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履祥按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葢商畿内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為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邘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葢諸

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

師與覲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郎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覲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戊寅三十有二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微子紂庶兄師箕子紂諸父一曰親戚也

少師比干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之名也此微子憂悶謀於二子若曰者史述其意而追記其辭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或者忽爾之辭弗或者不復可望其忽爾也底致遂成陳列沈溺也使酒行凶曰酗謂先王成功陳列于上而紂乃以沈酗之故亂敗厥德于下不言紂而言我者臣以君為體猶春秋書魯我也紂之不善衆矣而指其本則沈酗為之而敗亂不可救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言殷之亂也自紂以沈酗敗德而其臣民相習為亂如此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以紂自為逋

逃主也淪喪之形不復可濟幾年有殷遂乃一旦喪亡于今日憂驚傷感之意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其音箕曰者微子更端慮謀之辭也我指紂吾子自指也言紂為狂悖不可諫誨吾家如迷耄之人無能致力不忍坐視將逃遯于荒野而二子無指告救亂之策一旦國家顛隮又將若之何此微子欲處不可救欲逃恐遂亡亟子所謂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之辭也其意深可悲矣狂史記作往所以誤有歸周之說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箕子答辭也自紂為不道災譴頻仍天毒降災荒于殷邦而紂復不知驚懼乃沈酗愈甚不知畏所當畏且咈逆耇長舊人之言此答微子沈酗敗德之語

今殷民

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祭天地曰犧祭宗廟曰牷一說色純曰犧體備曰牷牛羊豕曰牲天地宗廟之牲民得而竊之有司相隱將而食之無罪焉紀綱可知矣此答小大草竊等語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蔡氏曰讐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讐斂之事夫上以讐而斂下則下必以敵而讐上下之敵讐實上之讐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名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此箕子自處之辭也二其字疑辭也謂商今日其止於災變耶我當起之而任其責益欲諫欲有為也商今日其遂至于淪喪耶我無適

異國為臣之理是箕子比干皆欲死諫與國存亡無可去之義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為微子謀所以答遜于荒野之階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故紂每有忌微子之心是以箕子告微子當以出行為道我舊所云反足以害子若王子弗出則紂忌微子長且賢微子已不可諫又疑箕子之黨微子箕子雖諫亦必見疑勢必俱傷兩敗國家隨以亡矣其實紂決不可諫箕子比干忠誠惻怛猶疑其諫之不入者必犯其所疑也去所疑或可以諫而免顛隮之禍矣此答顛隮之階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謂各行其地之所當而即其心之所安也孔子所謂三仁者是也人各行其義理所安有以自通于先王而無媿于神明足矣王子有可去之義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子在外萬一有維保宗社之計若

我則無復可去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則箕子比干同以死諫比干見殺箕子偶不殺而囚耳說者謂箕子有言而比干獨無言者去就之義難明而死節之義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去意而比干之無答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辭耳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集注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 史記又曰微子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 又曰武王東觀兵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遂東伐紂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

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追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履祥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

微子箕子諸公在于數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益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

其傳也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矣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無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亦不絶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踈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髠鉗為城旦舂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頗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

不可以
不辯

商亡

古史論曰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葢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載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葢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

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不賢矣

資治通鑑前編卷五